图书、文献与交流
Library, Document & Communication

图书馆出版:新领域、新能力、新挑战

Library Publishing: New Field, New Competence, New Challenge

初景利[1,2]　孙　杰[3]

(1.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100190; 2.中国科学院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北京,100190;
3.沈阳理工大学图书馆,沈阳,110159)

[摘要] 图书馆出版受到国外学术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图书馆界对此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图书馆开展出版服务在用户需求、功能定位、业务体系、能力建设、技术平台方面具有一定的基础。图书馆围绕学术期刊、学术著作、会议论文等多类型出版物提供灵活的出版附加服务,如元数据处理、数字化服务、版权咨询、编辑加工服务等。通过建立机构知识库、资助 OA 期刊论文发表、支持 OA 期刊出版等开放出版形式,推动图书馆出版向深层次发展。图书馆出版的特点和优势促进了图书馆在出版领域的业务拓展,形成图书馆面向出版的内容获取能力、出版增值能力、出版传播能力、资金筹集能力等新能力。在新型学术交流体系建设和转型中,图书馆需要加快打造数字出版者的角色,重视技术创新对图书馆发展的作用,适应学术出版领域的一系列变革,为未来的发展做出积极的准备。

[关键词] 图书馆出版　出版服务　开放出版　数字出版　核心能力

[中图分类号] G250;G25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797(2018)06-0086-08　DOI:10.13366/j.dik.2018.06.086

[Abstract] Library publishing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foreign academic libraries, while the study of library publishing is becoming deeper and deeper in China. In fact, there are some foundations for libraries to conduct publishing service, including users' need, function orientation, service system, competence development, and relative technics. Moreover, libraries provide flexible and additional publishing services, such as metadata processing, digital services, copyright consulting, editing and processing services for different types of publications, such as academic journals, academic works, proceedings and so on. Library publishing has been promoted by establishing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funding and supporting the publication of OA journal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of library publishing could help the expansion of libraries' business in publishing, and then help libraries obtain new competence of publishing content acquisition, value-added publishing, publishing communication and capital raising. Dru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new academic communication system, libraries need to play the role of digital publishers,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libraries, adapt to the changes in academic publishing in order to prepare for the future.

[Keywords] Library publishing; Publishing services; Open access publishing; Digital publishing; Core competence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5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出版模式对学术图书馆的影响研究"(15ATQ001)、2017 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基于开放获取的图书馆学术出版策略研究"(2017lslktjc-004)的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初景利,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网络信息服务,Email:chujl@mail.las.ac.cn;孙杰(通讯作者),博士,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学科服务与学术出版,Email:sjsunjie@163.com。

1 引言

近年来,图书馆出版(Library Publishing)受到国外学术图书馆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图书馆界对此研究也逐步深入。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新型出版模式对学术图书馆的影响研究”(2015)和北京大学“学术图书馆参与数字出版的角色”(2016)两项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为主要标志,国内图书馆界开启了对图书馆出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从学术信息交流过程看,出版为图书馆的上游领域,用户位于下游,图书馆则处于中游。图书馆学理论历来关注作为下游的用户的需求与服务,但对上游的出版关注和重视不够。图书馆界对出版的理解更多是将其视为出版商的职责,认为图书馆与出版商只是资源上的商业关系,没有将出版与图书馆自身的业务体系结合起来,没有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出版在图书馆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数字出版的出现使出版主体更加多样,出版机构不再是唯一的出版者,比如以作者为出版主体的新型出版模式——自出版,以及以图书馆为出版主体的新型出版模式——图书馆出版。从这一角度看,图书馆出版有其产生的必然原因。

2 图书馆出版概念

2008 年,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y,ARL)对成员馆的出版服务状况进行调查,发布题为《学术图书馆出版服务:大学出版的新选择》的调查报告[1]。该报告指出,出版服务是图书馆已经开展或正在开展的一系列新服务项目。它是与图书馆的数字化项目、数字人文项目、数字资源配置、学习对象培育、数字存储等新型服务一体化运营,与内容存储、质量评议、出版实践与咨询、版权管理等其他服务项目密切相关,而并非独立活动。

2012 年 3 月,SPARC(The Scholarly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Resources Coalition,学术出版与学术资源联盟)代表美国普渡大学、乔治亚理工学院、犹他大学三家图书馆发布了《图书馆出版服务:成功战略(研究报告最终版)》[2]。报告着重介绍三所大学在开放获取期刊、会议文献和学术著作开展的出版服务实践,提出馆藏资源是图书馆出版的重要内容来源之一。

2013 年,Educopia 机构联合众多大学图书馆发起成立图书馆出版联盟。该联盟将“图书馆出版”定义为:大学图书馆支持下有关学术的、创造性的或教育性的著作的创作、传播和存储的一系列活动[3];并指出,图书馆出版需要一个生产创造过程,所呈现的原始作品从未在其他途径获取,对发表的内容进行认证。

图书馆出版是图书馆在长期的学术出版活动中对自身角色的重新定义和选择,是图书馆从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制定的长期目标和战略抉择。因此,图书馆出版是图书馆所主导的支撑学术性、创新性、教育性成果的创作、传播与管理的一系列活动。“图书馆出版服务”和“图书馆出版”不同,前者是为了满足用户的需求而采取的服务行为,而后者则是对作为出版主体的角色深思熟虑后的角色重塑的选择[4]。

3 图书馆出版:新领域

图书馆正在走向出版领域,图书馆不仅仅是拥有藏书的场所,而且是学术出版物的可能的创造者[4]。出版作为图书馆服务的新领域,是对图书馆角色的重新定义,图书馆不仅是出版物的购买者,更是要成为出版领域的参与者和出版产品的创造者。

3.1 图书馆出版:新领域的可行性

需求基础。图书馆的用户对多种类型学术成果具有即时发布的需求,尤其是科研人员的学术出版需求。不论是一线科研人员、研究生甚至是本科生,他们在职位晋升、业绩考核、攻读学位过程中,产生并拥有大量的学术成果。然而,由于商业出版具有周期长、学术身份偏见、学术成果复用难(版权)等问题,一些学术成果出版和发布受到极大的限制。数字环境下,图书馆以一定的方式和形式对学术成果进行收集、管理和发布,会促进学术成果的传播和利用,从而满足用户的出版需求。

功能基础。数字技术的发展加速了图书馆馆藏文献资源类型的转变,数字型文献成为信息交流的主要形态,网络成为信息交流的主要渠道。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图书馆的功能从围绕纸本资源的采集、保存、借阅等功能集合,转向基于数字资源的信息服务、知识服务、智慧服务的知识开发与利用的功能架构,学术图书馆更是如此。鉴于文献资源结构的变革,2016 年 6

月,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将“数字学术交流”列为学术图书馆十大发展趋势之一[5],图书馆突破其在文化保存、社会教育、情报传递、人才培养、能力提升等方面的作用,就必然将业务领域延伸至数字化资源的发现和数字化学术成果的传播,延伸到出版领域,促进数字学术交流,构建新的服务功能和地位。

业务基础。随着数字资源逐步成为图书馆的主流资源,图书馆形成了以资源的数字化、数据库建设为核心的业务模式。图书馆介入出版领域,将数字化项目、数字人文项目、数字知识库、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等关联在一起,形成一条关于知识的生产、传播、利用和保存的完整链条。密歇根大学图书馆成立了学术出版办公室(现为 MPublishing)来提供电子期刊的可承担和可持续出版选择,加州州立大学图书馆发布 eScholarship 开放出版和存贮平台,都表明图书馆出版正在成为图书馆业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力基础。图书馆在资源的知识组织、分析、挖掘和知识发现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和能力,能够对数字资源更好地揭示、更好地挖掘、更好地关联,有利于知识的发现,以便于更好地被获取和利用。传统出版社虽然在同行评议、编辑加工、版面设计、制作发行等方面经验丰富,但是图书馆在数字资源的组织、描述、管理、传播、保存学术成果和信息专业技术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这是图书馆出版非常重要的能力优势。

技术基础。软件技术的发展成为图书馆出版的有力支持。众多类型的出版软件与平台,为图书馆出版提供了更多的选择。Digital Commons 属于专业级商业软件[6],用户遍布全球,用户根据选定的服务范围和服务内容支付费用,开发商负责数据管理服务和系统的维护、更新;OJS/OCS/OMP 系列则属于开源软件系统[7],可以广泛用于开放期刊、开放会议、开放著作等成果发布;DPubs 平台通过模块化设计支持开放获取出版[8],用户对灵活性和扩展性反响良好,多用于构建图书馆的出版服务平台;DSpace 由于其友好的兼容性[9],与其他软件系统结合使用,用于机构存储和出版服务;VT 出版是一款集编辑、出版、管理于一身的出版平台,虽然尚未正式运行但它可以作为我国自主开发出版平台的参考。此外,图书馆也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开发适合图书馆出版环境与需求的出版技术[10]。

3.2　图书馆出版:新领域与新服务

图书馆出版角色的转换起始于用户对出版服务的需求,图书馆的许多业务都与出版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图书馆出版的产生是基于图书馆出版服务的实践,图书馆作为独立的出版主体,在出版活动中发挥了出版者对出版物的生产、存储、传播的作用。

《图书馆出版指南(2016)》(Library Publishing Directory)调查 115 个国外大学图书馆的出版实践,列出 49 项附加服务项目,包括元数据处理、数字化服务、版权咨询、其他咨询、编辑加工服务等与学术出版相关的附加服务项目[11](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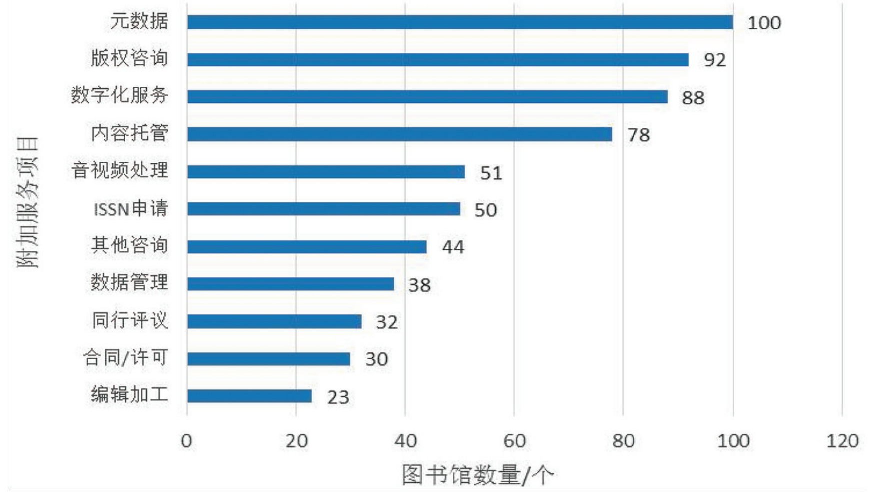


图 1　图书馆出版附加服务项目

图书馆通过附加服务项目,逐步向出版领域渗透,除出版学术期刊外,还包括出版专著、会议论文集等。刘兹恒教授[12]指出图书馆能够以多元身份参与数字出版,图书馆可作为内容提供者、学术交流平台、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载体等角色,参与数字内容的提供与加工、机构知识库建设、数字资源的保存与发布等活动。通过建立机构知识库、资助 OA 期刊论文发表、支持 OA 期刊出版等开放出版形式,图书馆出版逐步向深层次发展。我国高校机构库建设起步较晚,在原 39 所 985 院校中,有 21 所创建了机构知识库或者机构的学者库(文库)。我国图书馆 OA 期刊出版目前只存在于少量拥有学术期刊的图书馆,也还不能成为主流。因此,图书馆要积极进行 OA 知识库的出版,将侧重于资源管理和保存的机构知识库服务上升为侧重于学术出版的图书馆出版[13]。

3.3 图书馆出版:新领域的特点与优势

图书馆出版主要是非营利性出版,目的是解决成果发布与传播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图书馆以数字出版和开放获取出版为主(不排斥纸质出版),通过开放获取出版将本机构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果进行组织、关联、挖掘、发布,为用户提供成果和资源的提交和发布服务,供用户免费使用。而商业出版通常是营利性出版,通过作者著作权的授权形成资源的垄断,拥有独到的出版发行渠道和运营赢利模式。

从图书馆的性质与功能看,图书馆出版具有以下特点与优势:

(1)图书馆作为独立的出版者,实现完整的出版功能,完成各类型文献的生产、制作、加工、传播等全流程的出版活动,而不仅仅是其中文献的组织、文献的存储等一个或几个出版相关的服务。

(2)图书馆出版以数字出版为主,但不局限于数字出版。数字出版是图书馆出版的技术和手段,图书馆可以利用数字出版技术,对作品进行编辑、分类、组织、标引、传播等,也可以根据用户需求,采用如按需出版(Publishing On Demand,POD)等技术,提供纸本出版服务。

(3)图书馆出版物类型丰富,既包括正式出版物,也包括非正式出版物。在我国,具有出版许可的机构出版物属于正式出版,没有出版许可的机构出版物属于非正式出版物。如果图书馆出版可以获得机构认可,得到出版政策的许可,图书馆出版物也可以是正式出版物。

(4)图书馆出版是开放出版,但不排斥商业出版。开放出版是图书馆出版重要的传播方式和途径,图书馆出版更倾向于开放出版,成为商业出版的重要补充,而不是取代商业出版。

(5)图书馆出版对作品声明版权,但不是内容垄断。图书馆出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作品,作者保留版权,图书馆不会以版权的归属作为谋利的手段和资本。

(6)图书馆出版是低成本出版,但不等于免费出版。图书馆出版也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图书馆通过各种渠道寻求出版资助,争取实现作者的低成本出版(但不一定是免费出版)和读者的免费使用,但不会以论文处理费、版面费、审稿费等名义收取高额费用获取高额利润。

图书馆出版强调以用户为中心和用户服务意识,提升用户体验和服务经验。如果说出版服务的目的是为了满足用户需求,那么,图书馆出版是在此基础上指导用户信息消费行为,引领用户信息发布需求。

4 图书馆出版:新能力

图书馆出版是一种战略,更需要形成面向出版的新能力。图书馆出版应突破传统出版的理念,除了在元数据标准化、知识发现、出版业务推荐、文献计量、信息存储等方面的能力[14],还需要向出版商学习,将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能力与出版能力融合,从内容的获取、增值、传播、资金筹集等方面形成图书馆新能力。

4.1 内容获取能力

作为出版者,图书馆首先转变角色,从出版的视角看图书馆。传统上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以资源的购买和订阅为主。然而,在图书馆出版模式下,图书馆需要具有获得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各类型成果的能力,具有发现资源、遴选资源、获取资源的能力,从而摆脱对出版商、集成商的资源依赖。

(1)从馆藏资源中发现价值资源

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各具特色,不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学术图书馆,不论是古籍收藏还是学术资源存储,特色馆藏都将是图书馆重要的出版资源,如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以及高等院校等学术机构图书馆由于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学科特色

等,这不仅是图书馆资源建设的要求,也是资源管理和利用的要求。图书馆可根据版权规定,将这些文献中不再涉及版权纠纷的著作数字化并再次出版,这对历史的揭示、引导公众阅读、扩大资源影响、提高资源利用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2)以机构库为基础开发灰色文献

很多图书馆都存储大量的灰色文献,尤其是学术图书馆,科研人员在长期的科学研究中,积累各类调查报告、工程设计、实验数据等阶段性科研成果,这些大都由科研人员个人存储,分散易丢失,不易共享。通过机构库的建设,学术图书馆收集整理相关科研成果和数据,提供灰色文献的保存、管理与发布,利用图书馆出版便捷方式,激活灰色文献的学术价值。这样既保证成果产出者开放和共享资源,又满足资源需求者的使用需求,全面促进各类型学术资源的传播、再利用和规范使用。

(3)自主策划搜集有价值的内容

与商业出版一样,图书馆出版物的选择不应该是盲目的,没有计划的。资源是无限的,而图书馆的选择是有限的。弗罗里达大学乔治·斯梅瑟斯图书馆、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图书馆、旧金山大学图书馆在各自的图书馆战略规划中提到"图书馆员应该自主策划、搜集的具有学术价值的出版物"。图书馆通过资源规划内容策划使稿源结构得到优化,形成出版物的学科特色,有目的地将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发展战略与机构的发展规划和研究项目紧密结合起来,提高图书馆在机构和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声望。

图书馆出版既要避免掠夺性出版,也要避免重复性出版,严格控制出版物的来源,既有利于提高图书馆出版物的影响力,也会避免浪费大量的出版资源和经费。

4.2 出版增值能力

图书馆出版联盟对图书馆出版概念的解释中强调,图书馆出版需要有"生产过程",而不仅仅是存储和传播。因此,图书馆出版更需要通过出版物的生产加工过程,实现出版物的内容增值,提高用户满意度。图书馆出版增值能力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多媒体出版物加工

图书馆出版物类型多样,包括文字、图像、音视频、VR等形式,对多媒体文件进行加工、转换、剪辑、关联,可以从时间和空间展示研究进程,而不仅仅是基于印刷本的期刊文章或图书的复制[15]。

作者采用嵌入式音频、关联的视频、数据、程序语言、写作文本等各种方式呈现学术内容,这对编辑加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文字的规范之外,也要分析和纠正多媒体文档内容的正确性及文档之间的一致性,多个文件之间的关联、访问与阅读等。

(2)数据出版能力

学术出版物的科研数据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数据和数据信息共享不仅是学术科研中发现数据的支撑关键,而且成为科研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和主要产品。数据出版并不是简单的数据发布,数据出版强调的是直接出版数据,而不是从中分析或者获得结论,因此数据出版对于保持数据的完整性、防止科学造假、减少重复的时间及资金投入、提高数据的发表者或者发表机构在科研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以及减少跨学科研究的障碍、提高科研合作机率等具有极大意义[16]。

(3)按需出版能力

所谓按需出版,是指基于知识需求以满足个性化、小众化、小批量的传统纸质型和满足即时即地需求的信息数字型知识生产、复制和传播的活动行为[17]。除了纸本的按需印制,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数字化按需出版则是电子文本以网页、APP、电子书、数字图书馆、数据库等呈现方式而供读者或用户下载和在线阅读的方式。"博看畅销期刊数据库"、"中国知网的全球学术快报APP"都属于按需出版模式。图书馆可以根据用户需求,主动地提供特定形式、内容、数量的纸本资源或电子文档,也包括接受用户订单,根据读者需求提供个性化内容的出版。

(4)语义出版能力

语义出版能力是指语义网技术的应用能力,通过增强期刊文章的语义,使其能被计算机自动获取,并使其链接至语义相关文献,以可行方式提供文章数据的获取途径,或者整合不同文章数据[18]。语义出版能力的增强可以解决海量文献的海量数据处理问题,重新整合信息资源的组织架构,改变用户使用资源和利用资源的模式,融合多种技术,实现许多标志性功能。其中最主要的是为文本添加语义标签,实现其与外部资源的链接[19]。语义出版能力促进内容的挖掘,加强知

识关联，为用户提供精准信息，实现从信息到知识，再到智慧的出版增值。

4.3 出版传播能力

图书馆作为知识传播中心，图书馆的出版传播能力体现在顺畅的传播渠道和良好的传播机制两个方面。

在Web2.0时代，图书馆能够积极利用网络、学术交流平台、移动设备等多种渠道与方式进行出版内容的网络平台发布、精准定向发布、需求定制发布，与用户进行交流和互动。

另一方面，基于开放的思想，消除内容的使用限制，加强对信息传播的控制，实现用户之间的低成本资源获取。在图书馆出版模式下，图书馆积极推进内容的开放获取（Open Access，OA），突破内容使用瓶颈，最大程度地发挥图书馆与生俱来的信息传播能力。学术出版领域中“钻石OA”的出现，是一种创新的开放获取模式，它能解决成本和期刊质量这两个困扰开放获取期刊的关键问题[20]。“钻石开放获取”（Diamond OA），即由非营利组织、非商业组织、协会或网络发布的，以数字格式在线提供的，对读者和作者免费的，不允许商业和营利性的重用的开放获取模式。基于“钻石OA”，无论是作者、个人读者，还是机构，都不需要为支付出版费用、论文处理费或者其他费用，而且可以实现即时开放。

4.4 资金筹集能力

图书馆的资金筹集能力是指图书馆通过各种渠道和采用不同方式及时、适量地筹集出版服务所需资金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图书馆的资源建设经费来自机构的拨款，用于资源的订阅购买，图书馆没有也不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更多的经费。学术内容从商业出版转向图书馆出版，用于订购商业学术资源的经费可以转移用于图书馆出版，形成出版经费。图书馆倡导钻石开放获取，在政府和科研管理部门对科研项目提出的开放获取要求下，将学术成果的出版经费用于图书馆出版，或者通过申报各级出版基金项目、学术出版奖励项目中获得出版支持费用，用于出版成本的补贴。

图书馆出版通过资源的规划、整理、挖掘、关联，正确有效地整合图书馆与机构的各类型资源，以现有的资金支持现有资源的流动，保证资金与资源动态流动的一致性，提高资源和资金的运营效率。

5 图书馆出版：新挑战

数字环境下，作为学术交流链条中游的图书馆，与上游（出版）和下游（用户）的融合趋势愈加显著。图书馆通过加大对开放获取出版的支持力度，向用户提供各类型的出版附加服务，逐步改变其在学术交流体系中的中介作用，加速向出版人角色的渗透与转化，积极应对新型出版为图书馆带来的新的挑战。

5.1 在新型学术交流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

传统学术交流体系中，图书馆的角色是中介，图书馆的上游是出版者，下游是用户，图书馆只是从出版商订购资源提供给用户（如图2）。在数字化网络化的环境下，出版商对资源掌握越强，图书馆的话语权越弱，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现有的大型出版机构越来越像图书馆[21]。如果图书馆仍然仅仅保持中介者的角色，图书馆就将被排除在新的学术交流体系之外。

在新型学术交流体系的形成和构建中，图书馆面临着来自用户快速变化的服务需求以及出版商不断细分的用户和资源市场的压力与挑战。图书馆逐渐向出版领域延伸、拓展，提供基于学术交流的出版服务，开展图书出版实践。同时，向用户提供开放获取的资源，固化挖掘用户需求，提供深度服务和精准服务，从而在学术交流体系中向上下游延伸（如图2）。

图书馆在到馆用户、不到馆用户以及未来潜在用户的资源需求、服务需求、不确定需求的驱动下，对“出版行为”逐渐从模糊到清晰，从无意识地服务到有目的地运营，最终成为出版战略决策。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图书馆在学科服务中发现教师尤其是研究生在学术出版方面的需求，于是开始为研究生在电子期刊信息、撰写规范等方面提供大量的机会，协助出版，为研究生提供学术出版服务[22]。因此，可以说，图书馆存亡的危机感迫使图书馆必须在新型学术交流体系中争取一席之地，也可以说，新型学术交流体系又反过来加速图书馆向出版人的角色转化。图书馆在学术交流链条上，向上、向下延伸，其生存空间才会越来越大，才能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不断提升在学术交流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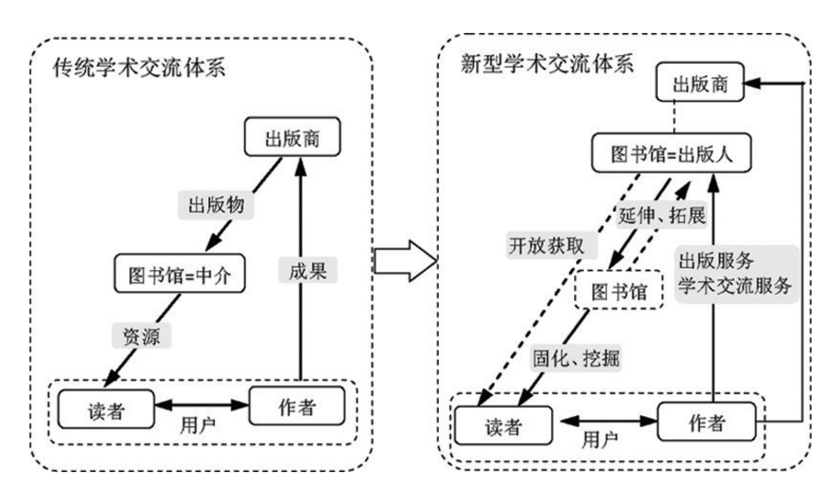


图 2　传统与新型学术交流体系

5.2　加快打造数字出版者的角色

图书馆的角色必然在未来包括出版者的角色。《大英图书馆 2008－2011 年发展战略规划》[23] 中指出，在数字世界里，出版商、图书馆、集成商和作者在信息的创造和传播方面的角色将融合。

随着图书馆在数字出版领域的不断实践，图书馆不仅能够通过制定开放获取政策、提供附加服务和出版经费来支持学术出版，更重要的是在参与机构知识库建设和馆藏资源建设中形成了学术出版能力。图书馆作为出版主体，利用数字出版技术的优势，借力自有出版部门或商业出版渠道，出版开放获取期刊、建立机构知识库、促进开放研究数据和推动开放获取政策制定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学术出版中。在此过程中，图书馆为用户提供了商业出版之外的一条高效便捷的学术出版新途径。

根据不同图书馆出版的发展阶段，图书馆逐步实现由支持者、参与者向出版者的角色转变。图书馆通过提供出版附加服务、参与制定公共项目的开放获取政策、对非公共项目科研成果提供多途径出版支持；在数字出版实践中，图书馆通过机构知识库的存储和馆藏资源的数字化，参与学术出版中，为向出版者转型积累经验；作为独立的出版人，图书馆从内容资源获取、数字技术生产、钻石开放获取的存储与传播全流程参与图书馆出版中，并在与出版社、学报、第三方机构合作中，强强联合，各取所需，打造图书馆出版者的新角色。

5.3　重视技术创新对图书馆影响

技术的发展和创新是学术出版模式重构的重要推动力。从纸质出版到数字出版，技术创新一直推动着出版业的发展，出版相关技术的每一次变革与创新，都能将出版产业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信息和网络技术不断为学术出版注入发展动力，图书馆运用数字技术对学术资源进行采集、组织、加工、整理、传播大大提高了出版效率；人工智能、网络直播等技术与数字出版的相互结合，又推动学术出版传媒形态的创新发展。3R 技术(即虚拟现实技术 VR、增强现实技术 AR、混合现实技术 MR)，为用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以电子书为代表的新型出版物，以移动出版为代表的新型传播渠道，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终端设备，以人工智能、虚拟现实为代表的智慧出版技术都将给学术出版尤其是图书馆出版带来新的机会和挑战。图书馆出版不仅仅是图书馆服务类型的拓展，更是图书馆面对未来功能、职责和发展做出的慎重选择。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以下简称文情中心)以发展机构知识能力和知识管理能力为目标，积极推进机构知识库建设(NSL OpenIR)[24] 快速实现对本机构知识资产的收集、长期保存、合理传播利用。同时，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25] 以及中国科讯 APP 的正式运营，开始了文献情报中心出版功能从作者投稿、加工、传播到利用的立体化多维度的出版战略实践。

技术推动发展，创新加速转变，忽视了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出版也就失去了发展的重要支撑。

6 结论

图书馆出版战略的选择对图书馆来说意义深远，它意味着图书馆将业务领域延伸到出版领域，意味着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从文献采集到资源创造，意味着图书馆从单纯的文献服务到多元化的出版服务，意味着经费投入结构的改革，意味着图书馆员职业性质的变化。学科馆员、学术交流馆员、出版馆员、数据馆员等新型岗位将不断涌现，意味着图书馆的重新定义，从资源的保存者，向资源的中介者，再到资源的创造者的角色变革。

基于开放思想的图书馆出版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顺利发展，尤其是国家政策层面对出版权的规定，以及学术评价体系和科研绩效评价机制是影响图书馆出版是否能够得到公众认可的重要因素。

新的学术出版模式必将层出不穷，不仅对图书馆，对整个学术出版领域都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未来的变化不可预期，但是图书馆界应谋定而后动，为未来的变化做好今天的准备。

参考文献

1 Hahn K L. Research Library Publishing Services：New Options for University Publishing[R/OL].[2017-10-11]. https://www.arl. org/storage/documents/publications/research-library-publishing-services-mar08.pdf.

2 Mullins J L，Murray-Rust C，Ogburn J L，et al. Library Publishing Services：Strategies for Success：Final Research Report[R/OL]. Washington，DC：SPARC，2012.[2017-04-15]. http://docs.lib.purdue.edu/purduepress_ebooks/24/? utm_source=dlvr.it&utm_medium=twitter.

3 Library Publishing Coalition. What is Publishing?[EB/OL].[2017-07-22]. http://librarypublishing.org/about-us.

4 Vandergrif M，Bolick J. "Free to All"：Library Publishing and the Challenge of Open Access[J/OL]. Journal of Librarianship and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2014，2(4)：eP1181.[2017-08-22]. http://dx.doi.org/10.7710/2162-3309.1181.

5 ACRL College & Research Libraries News. 2016 Top Trends in Academic Libraries-A Review of the Trends and Issues Affecting Academic Libraries in Higher Education[EB/OL].[2018-02-16]. http://crln.acrl.org/content/77/6/274.full.

6 Why Digital Commons[EB/OL].[2017-09-22]. https://www.bepress.com/products/digital-commons/why-digital-commons/.

7 OJS 3.1.0 Released[EB/OL].[2017-09-22]. https://pkp.sfu.ca/2017/10/24/ojs-3-1-0-released/.

8 About DPubS[EB/OL].[2017-09-22]. http://dpubs.org/about.html.

9 About DuraSpace[EB/OL].[2017-09-22]. http://www.dspace.org/introducing.

10 Welcome to VT Publishing[EB/OL].[2017-09-22]. https://lib.vt.edu/research-learning/vt-publishing.html.

11 Library Publishing Coalition. Library Publishing Directory 2016[R/OL].[2016-04-10]. https://librarypublishing.org/wp-content/uploads/2017/03/LPC_LPDirectory2016.pdf.

12 刘兹恒，涂志芳. 学术图书馆参与数字出版的动因与条件分析[J]. 图书情报工作，2016，60(3)：32-37，113.

13 苗美娟，刘兹恒. 国内图书馆开放存取出版服务探析[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6，25(2)：60-65.

14 Cowen S. Open Access Journal Incubator at University of Lethbridge Library[C]// Brown A P. ed. Library Publishing Toolkit. Geneseo，NY：IDS Project Press，2013.[2017-08-22]. http://opensuny.org/omp/index.php/IDSProject/catalog/book/25.

15 Ball C E，Eyman D. Editorial Workflows for Multimedia-Rich Scholarship[R/OL]. 20th Anniversary.[2017-09-28]. http://dx.doi.org/10.3998/3336451.0018.406.

16 吴立宗，王亮绪，南卓铜，等. 科学数据出版现状及其体系框架[J]. 遥感技术与应用，2013，28(3)：383-390.

17 耿相新. 论按需出版[J/OL]. 出版发行研究，2017(7)：19-24.[2017-10-08]. DOI：10.19393/j.cnki.cn11-1537/g2.2017.07.005.

18 Shotton D. Semantic Publishing：the Coming Revolution in Scientific Journal Publishing[J]. Learned Publishing，2009(22)：85-94.

19 徐丽芳，丛挺. 数据密集、语义、可视化与互动出版：全球科技出版发展趋势研究[J]. 出版科学，2012，4(2)：73-80.

20 Re-Inventing Academic Publishing：'Diamond' Open Access Titles That Are Free To Read And Free To Publish[EB/OL].[2017-10-31]. https://www.techdirt.com/articles/20130121/09203321740/re-inventing-academic-publishing-diamond-open-access-titles-that-are-free-to-read-free-to-publish.shtml.

21 曾建勋. 开拓图书馆的出版服务[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18(2)：1.

22 Crossan M M，Apaydin M. A Multi-Dimensional Framework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10，47(6)：1154-1191.

23 The British Library. The British Library's Strategy 2008-2011[EB/OL].[2017-09-01]. http://www.bl.uk/aboutus/stratpolprog/strategy0811/strategy2008-2011.pdf.

24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机构知识库[EB/OL].[2017-08-22]. http://ir.las.ac.cn/.

25 中国科学院科技论文预发布平台[EB/OL].[2017-08-22]. http://www.chinaxiv.org/home.htm.

（收稿日期：2018-05-18）